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50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声叹息

□南京李华

年底前的一个周末,我在家想把一个鱼缸从背阴处搬到飘窗下,好让里面的鱼儿晒太阳。鱼缸是景德镇陶瓷的,分上下两个部分,上半部分是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鱼缸,下半部分是一个高约60厘米的底座,都比较厚实。见鱼缸里没剩多少水,我就试着用手抱了起来。感觉到有些吃力,就有了想放下来的念头,但是随即一想:也就三五米的距离,咬着牙撑一撑就能够完成了。于是就奋力地挪步向前,立时感觉到手上腿腰上都非常吃力,穿着拖鞋的脚在地板上紧密地挪着小碎步。移动了不到两米,就感觉到腿打颤、腰乏力,忽然脚底一滑,心想不好了,身体就向前冲去。也就一刹那的时间,整个人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,鱼缸就砸到飘窗边缘,摔得四分五裂,而我扑在了破碎的鱼缸上。出于本能,我的右手作为整个身体的支撑点,按压在破碎的鱼缸上。我连忙爬起来,看着一地的鸡毛,很是茫然。再抬起手来看看,只见右手被划破多处,血流不止。在厨房里忙碌的夫人,听到响动连忙过来,见此情形惊吓不已。稍事恍惚之后,急忙找来纱布和毛巾,缠住我的手,嘴里不自主地说:“这怎么办,这怎么办?”我说:“去卫生院吧。”做过医务工作的夫人却坚定地说:“打120!”我被送到了医院急救,家里、楼道、电梯里滴落了很多鲜血。

同病房一位较我先到两天年龄相仿的病友,是一个装饰板加工厂的老板,左手的整个食指被机器传送带割断。受伤当天,他见机器传送带出现故障,而车间负责人又外出办事,就自己拉下闸刀之后去检修了。电闸刀处既没有上锁,又没有安排人看守,更没有挂出警示牌。一位从浙江来上门催货的客户,见到工厂停工,心中一急,便自以为是地推上了电闸刀。突然,高速运转的传送带飞快地将老板的手指打断。

德国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帕布斯·海恩提出了安全管理中著名的“海恩法则”说: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,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,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。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,但任何

不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。导致我和加工厂老板受伤的共同点,就是因为有着许多大意、许多巧合,而酿成大错。如果我量力而行、知难而退,或者将鱼缸的水抽出一些来,或者不穿拖鞋,或者让夫人搭把手,都不会出现流血事件。如果加工厂老板意识到电闸刀关闭的重要性,就会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,哪怕是等车间负责人回来,也不会出现断指事件,当然还有那个自以为是的外来人的问题。搬鱼缸会出现摔伤事故,推电闸刀会出现伤害事故,本来都是可以进行预防的,只是我们严重缺乏了安全意识。

同事和朋友来医院看望慰问我,我躺在病床上,胡子拉碴、憔悴无力。有一位好朋友调侃地说:“现在的你,就像是打了一场海战失败回来的人。”另一位好朋友很有感慨地说:“都快60岁的人了,不服老不行啊。”是的,如果以10年来划分人生阶段,那么无论是从智力体力,还是思维能力、反应能力和协调能力等等,都会呈现出从零到一百再到零的曲线过程。虽然个体不同,但这个顶峰应该不外乎在青壮年时期,20岁到50岁。年过半百以后,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是在走下坡路的,但是许多快要退休的人和我一样,潜意识里还认为自己仍然处在无所不能的壮年时期,“岁月虽多不觉老,心中依旧是少年。”临近退休的我,已经不能够像青壮年时期那样力量满满、反应迅速,已经不能熬夜,不能长距离奔跑,重体力活已经不适合做了,就是喝酒,稍微超一点量,也需要两三天才能缓过来。

我的这次血的教训,表面上看是一次意外,实则是不承认自己变老的必然结果。各个年龄段有这个年龄段能做的事情,任何僭越和反复都会被现实无情地打脸,偶尔会有些侥幸,但如果满不在意出问题是一定的,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无奈。

我有每天清晨向亲朋好友发微信问候的习惯,右手受伤后已经停了很长时间,许多人因此而知道我受伤了。我的亲朋好友和同事,得知我受伤情况后,都是一声叹息:人不服老不行。

先生读一句,你顺一句。教过之后,要你自己当面读一遍给先生听。但那些书很难读的,难学很多,先生完全不讲意义,只是教你跟他“唱”……”

放学前,先生要你“对课”,看背得没有,背不出,先生会用戒尺打你手心,很疼的!如果只你一人结结巴巴压根背不出,会罚放学后留下打扫学馆,个个都怕这惩罚。我不怕被先生打手心,在外婆家祠堂小学读一、二年级时,表哥悄悄地告诉过我:自己先把手掌心在课桌上搓红了,戒尺再打就不疼了。

虽不疼,还是怕被责罚,怕被家人知道。然而,整整半天,循规蹈矩坐在桌边,读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,又不能下位走动缓缓劲,放松会,确实难熬。只能多跑几趟厕所活动一会儿。厕所在前一进天井,砖墙搭成的坯子内,半截露天,很透气。踢个毽子,跳个绳还是可以的。有时对同学挤挤眼睛,做个手势,相约先后来厕所外墙上打弹子,玩“拍巴”,轻松几分钟,也算张弛有度。

有次厕所上多了,被先生发现我偷着乐,书又背不出一段,便罚我打扫学馆。下午放学后,太阳已西沉。静寂无声的学馆里,光线越发幽暗,我孤零零一人手握扫帚,突然看见佛台上菩萨也睁着大眼睛盯着我,吓得我心惊肉跳,止不住哭了,后悔没认真背书,遭此惩罚。

正当我用衣袖擦眼泪不知所措时,突然前门进来一个小女孩,跟我一般大小。她说是先生的孙女,来取先生紫砂小茶壶的。她面容清秀,嘴角带笑,见我满脸泪水,抢过我手上的扫帚,说:“别怕,这屋里有菩萨,没鬼。”我使劲地点头,立时破涕为笑。有了她的帮忙,我不再孤单,心情倏地由阴转晴,眼前有了阳光。

分别前,女孩斜视我一眼,从衣兜里掏出粉色手帕包裹着的玩具饼干,递给我几块:“很好吃。”确实饿了,我不好意思地咬了一块白兔饼干,真的又酥又甜。

时隔七十年,这块白兔饼干香甜美酥。还好像遗留唇齿之间。今外出,途经小学门前,触动了我的情思,即兴写下此文。

做馒头

□南京濮端华

儿时的记忆中,苏北老家过年是有很多习俗的。一进腊月,人们便开始张罗着办年货、送年礼。大人要带着小孩去街上的供销社“扯”花布、做新衣。为了除旧迎新,每家每户都要把屋子的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遍,称作“掸尘”。此外,年前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大事,就是“做馒头”。

大约在腊月二十之后,各家各户就陆续开始做馒头了。先是找来一块烧饼大的“酵头”,用水泡开后倒入上百斤面粉,加水调匀后静置在大缸中,用棉被或稻草严严实实地捂上,称作“涨酵”。待十多个小时后,面粉发酵完毕,就可以动手做馒头了。

做馒头是个力气活。首先,把二三百斤面粉加水调制成发面,需要一遍一遍地翻揉,一遍一遍地搓压,没有一定的腕力和臂力是绝对不行的。所以和面的人往往都是家中的壮劳力,即便如此,也常常累得满头大汗。其次,馒头进入笼屉后,必须由下而上依次替换,想要把最新的一屉插到最底层,就需借助瞬间爆发力把上面七八层抬起来,这既需要一股猛劲,更需要一种巧劲,两者结合,方能搞定。再者,二三百斤面粉,往往要做十来个小时,既耗精力,也耗体力,实在是个累人的差事。

做馒头还是个技术活。馒头的花式有很多,最常见的叫作“王猫条”,形状酷似黄鼠狼,因苏北方言将黄鼠狼唤作“王猫”而得名。将“王猫条”切成一段一段的,叫作“水糕”。馒头也可夹心,包入萝卜丝、五花肉、梅干菜等,叫作“包心馒头”。馒头还可用剪刀剪出“花鱼”(鲤鱼的苏北称呼)、公鸡、兔子等动物的形状,颇受小孩子喜欢。做馒头的技术性还体现在烧火的功夫上,火要旺,更要匀,不能忽大忽小、忽断忽续,否则蒸馒头的“汽”很难透、很难熟。烧火的柴草一般用易燃且耐燃的树枝、木屑、豆秸等,一捆一捆备好放置在灶门口。

做馒头也是有一些规矩的。比如,无论外人还是家人,在做馒头的过程中都不能说“塌塌儿”“黏糊”之类的忌语,以防一语成谶,馒头蒸不熟,或者形状走样。每次做馒头之前,大人都要反复叮嘱小孩不要乱说话。偶有小孩犯了忌,大人就会立即补上“呸呸呸”,以示小孩说得不算数。各家各户做馒头都免不了要向左邻右舍借大缸、笼屉、蒲篮等,在归还这些物件时,必须在里面填几个馒头,以表谢意。正因为有这样的习俗,所以每家都能分享到别人家的馒头,邻里之间也就进一步加深了感情。

过年做的馒头,为了便于贮存,大部分被切成片,晾晒干,俗称“馒头干儿”,可蒸着吃,可泡着吃,可干嚼着吃,也可放到粥里煮着吃。那时小孩子上学,总要在口袋里装几片,以备肚子饿了充饥。一般庄户人家,“馒头干儿”若是省着点,可吃到三四月份。一旦吃完了,就只能盼着下一个春节了。

如今,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,即便是农户人家,过年也很少在家里做馒头,而是去馒头店加工,或是直接买些回来。但人的味觉是有记忆的,像我们这些从苏北农村走出来的人,还是非常怀念过年做馒头的那些忙忙碌碌的场景、那种灯火可亲的氛围,总觉得那才是年味,那才叫过年!

舌尖记忆

守林人

□镇江徐长顺

他来自吉林,是我后来知道的。他住到我家对门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,精神很好,没有人知道他原来住在哪,年轻时辉煌或者平凡,都与别人无关。这也是城市人的通病:彼此往来不多,心远着呢。

老人说起话来嗓门很大,平时很少看他出来,上午基本上看不到他,那天我出差起了个大早,看见他在楼下运动着。

说是运动,就是弯腰踢腿之类,看到我了,他主动打了招呼。

老人很和善,我喜欢写文章也就有意和他多接触了,知道他年轻时是某机关的干部,后来去了远方,守着树林几十年。

几十年一晃而过,他认识了树,认识了自然中的风雨变化,感受着自然带来的快乐和痛苦,几乎与世隔绝的几十年里,他学会了坚强,学会了不再张扬个性,却懂了做人的责任。我知道了守林人每天在山林转完全是自觉行为,忠于职守,山林是他的家,山林是他的爱,所有的情全在山林。

“如果你想喝酒找我。”他见了我会这么对我说。此后我们经常坐在一起,他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,大森林的故事,太多的温馨,太多的智慧,太多的意境。我喜欢听他说故事,却很少听他说自己。

他心里涌出的是对自然的爱,将我领进了奇丽多姿的童话王国,这么多年,他能在寂寞的大山里,勇敢生存下来,如果没有快乐的心态,没有生活的信心,就不会似树挺立。

生活是有魔力的,是一本大书,看山老人读着他那段,记住了童话般的诗化的生活,他是快乐的,生命也绿了。

人物速写

读私塾

□南京杨清生

1950年桂花飘香时节,江宁县“土改”尚未结束,我落在西北村外婆家的户籍,仍在冻结,迁不回三条营家里。没有户籍,上不了隔条街的边营小学。附近的剪子巷、马道街和小西湖小学,也都将我拒之门外。

我待学了。父亲怕我荒废在家,托人把我送进私塾学馆。学馆设在张家街一家高墙独院的最后一进,出后门便是另条小巷五板桥,离我家很近。

私塾是私人在家里开办的学馆,如同今天一对一家教。读书都是十岁左右的男孩,坐在一起不超20人。学馆不分年级,因人施教,也没上下课时响起的铃声。学生从上学坐在桌旁读书写字,直至放学,整整半天。除了如厕,不得离座,屁股坐疼也得忍着,随便下位走动会受责罚。

第一天去私塾,我拎着妈妈缝制的蓝布书包,里面装着纸墨笔砚,慌张又亢奋地跟在父亲身后,一早来到学馆报到。学馆有四十多平方米,原是先生家佛堂,东墙佛台还端坐着两尊菩萨,晨光里还能闻到香火味道。北墙有扇窗户,斜对屋门,屋门敞开,屋内光线就明亮许多。光线幽暗时,可以点亮课桌上带玻璃罩的煤油灯,黄巷青灯,原本就是私塾的学习生活。

先生姓陶,五十多岁,灰布长衫,花白头发,方脸上架着金丝眼镜,更显儒雅气质。父亲面对先生,轻按着我的脑勺,说:“给先生三鞠躬。”随后他又拘谨地笑了笑,突然文绉绉地对先生讲:“承蒙收下犬子,往后望先生严加管教,不听教导,请多责罚!”十年后,我当小学教师,许多家长对我说最多也最认真的一句话,还是这句“不听教导,请多责罚”。

父亲刚离开学馆,陶先生便拿出一块圆木牌,写上我的名字,告诉我每天到学馆,第一件事,把自己这块学牌,挂在办公桌旁铁钩上,放学再取下。

先生早晨最先坐在办公桌旁,捧着紫砂壶喝着茶,翻着书本。我们上学要先到他面前领读写任务。然后正如丰子恺《私塾生活》里描写的那样:“上新书也是一个一个上的。上的办法是先生教你读两遍或三遍,即

生活杂谈

金陵琐记